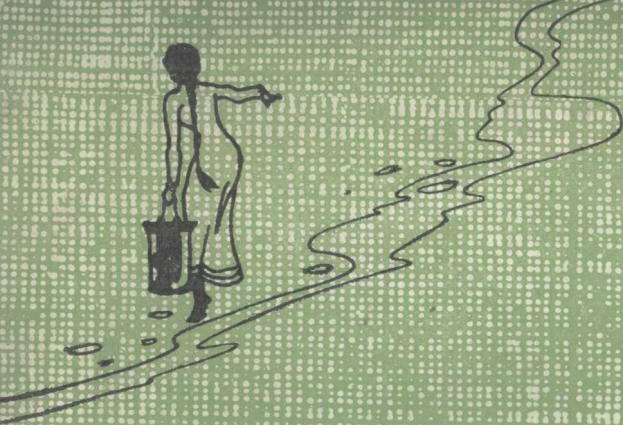


李全喜 著

哲里木散记

葉聖陶
題





李全喜

哲里木散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呼和浩特

哲里木散记

李全喜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88千 插页：3

1987年1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9·430 印数：1—4,370册

ISBN 7-204-00016-1/1·7 每册：1.50元

读者，请浏览这幅秀丽的画卷

(代序)

玛拉沁夫

散文，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文学样式。在文学史上，除歌与诗，散文便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自古以来，散文佳作，浩如烟海(特别是在中国)，然而，人们直到今天却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什么是散文或者散文怎么写之类的问题，而且大有继续讨论下去的兴头，议论多是好事，诚然亦会出现褒贬不一的现象，这是很正常的。譬如，前些时有一位擅长纪事散文的名家，在他一篇讨论散文创作的文章中，就把哲理性散文，痛痛快快地嘲讽了一番。其实谁不知文无成法、诸家各异的浅显道理？散文，确乎更为散而且广。抒情的，纪事的，哲理的，纪实的，笔记式的，游记式的，政论性的，趣味性的，五花八门，皆成文章，哪类文体，都可以写好，也可能写不好。写得好与写得不好，不在于文体，而在写作者。根据散文的散而且广的这一特点，兼容各种文体风格，那么散文创作的大繁荣，便会“指日可待”。

基于我对散文的这一理解，我愿在这里向读者介绍擅长写作纪实性散文的回族作家李全喜，和他的散文集《哲里木散记》。

李全喜同志已有三十多年的创作经历，《哲里木散记》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

李全喜是哲里木大地的儿子，哲里木的乳汁把他养大，他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他对科尔沁草原有着深厚的情与爱。

建设改变着哲里木的风貌，无时不在激励李全喜同志的创作热情。有时是马上构思，灯下伏案疾书。多次见他即兴讲演和祝酒

时即兴朗诵。甚至不照本能够非常流利地讲出哲里木半农半牧，农牧结合的地理特点，风土人情，工农牧业并举共进的建设成就，而又能用精确的数字一一说明，难啊！这一切都在李全喜同志的作品里艺术地再现出来。记述有情趣，寓意有深度，想象有特点。是来自沸腾生活中的“纪实”，是纪实中诗情画意的散文。

他的作品纪实性强，报告文体多，也是尤于这种直观感受激发他创作热情的缘故，他的文章与其所从事的党的宣传工作几乎是并蒂同步，有着相应适时的政治色彩，可以理解。作品里展示的哲里木风貌，历史变迁以及人民的喜悦与忧伤；变革与希望确实是情浓畅述，墨重尽染。这些作品，是对现实的颂歌，是对未来的向往。读了这些有革命情怀，草原风味，文字质朴的文章，会引爆读者奋发向上的感情。

茅盾同志曾说：“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以我看来，李全喜同志的作品就具有这样报告文学式的，“新新闻主义”的特点。

新新闻主义是美国进入廿世纪以来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流派，使美国文学重新回到现实主义。李全喜同志对于那些新新闻主义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倡导者（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等）或许无多研究。只是因为耳目目睹家乡的人世苍桑，风云变幻，哽咽之言，不说不写不行啊！从其作品风格看，我国古典的诗、辞、经、赋里的爱国主义思想，流传的“平话”、“章回”虚实并界的创作手法倒是李全喜同志的散文有着明显影响和熏陶。

我国自春秋游说始，政文不分，文史不分，文学中有政，有史；政文、史论也多有很好的散文。这种手法写出的作品，不仅有文学阅读欣赏价值；也有历史文献价值。人民大众喜欢这些与自己和国家前途命运关连的作品。不太喜欢那些脱离生活，囿于

自我，作家内心世界狭小天地的独白，尽管文学也需写那些雾中花，水底月。

在李全喜同志看来，奋斗是为了党的事业，写作是为了宣传工作。这种理解虽尚欠全面，却能说明李全喜同志写作的目的是明确的。所以他的创作热情，就象水暖的恒温持续不降。

这篇似是而非的序文，权作是对李全喜同志的作品及其本人不深不透的介绍。

生活在前进，事事无定局。愿李全喜同志的文思，象草原家室馨香的炊烟冉冉上升。……

一九八六年孟夏于科尔沁

目 录

读者，请浏览这幅秀丽的画卷（代序）

.....	玛拉沁夫（ 1 ）
哦，奇特的大青沟	（ 1 ）
麦饭石传奇	（ 5 ）
青龙山访古	（ 12 ）
千山万壑绿库伦	（ 19 ）
扎鲁特，你这神奇富饶的土地	（ 24 ）
霍林河煤田纪行	（ 27 ）
白塔、古榆和无名墓	（ 30 ）
霍林河大街	（ 34 ）
访黄牛的故乡	（ 39 ）
在西辽河冲积平原上	（ 45 ）
在嘎达梅林驰骋过的土地上	（ 50 ）
沙漠·梭梭·骆驼	（ 55 ）
麦新，科尔沁草原的歌	（ 58 ）
草原情	（ 61 ）
难忘的晚宴	（ 66 ）
草原人民喜爱叶佩英	（ 69 ）
雄鹰，在通红的草原上盘旋	（ 72 ）
最后归来	（ 83 ）
猎人和狼	（ 98 ）
希望在人间	（ 104 ）

造林迷和秃头癞	(116)
公仆颂	(131)
西村纪事	(136)
草原深处	(146)
牧马人达日吗	(155)
扎丽玛一家	(160)
霍林河风貌	(164)
马鹿的王国	(167)
安代舞的故乡	(171)
哲里木散记	(175)
金色的阶梯	(179)
第十个春天	(183)
夜访万家街	(186)
梨花	(189)
大漠奇迹	(193)
鹦哥山忆旧	(197)
他决定留在阿都沁	(199)
学习鲁迅精神	(203)
文艺为人民	(208)
文艺与批评	(213)
哲里木版画	(217)
《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是一篇好作品	(220)
摄影家在草原	(224)
妙手巧锁万种情	(226)
功深书臻妙，声名海外传	(228)
后记	

哦，奇特的大青沟

从被人称做“魔鬼山谷”的库伦塔民查干大沙漠向东，一直延伸到科左后旗东大荒东西辽河汇合处的三角洲，一条黄色的巨龙，横卧在哲里木南部原野上。绵亘五百多华里，草木稀少，沙丘起伏，这便是著名的科尔沁沙带。

然而欲看山色不厌远，沙伴我行随处深。距甘旗卡镇西南五十多华里的地方，却有一条壮观而奇特的大青沟。缘沙而行，忽至沟边，这时就象陶潜笔下的武陵人发现桃林，找到山口，步入其间，行数十步，不禁令人感到豁然开朗，在茫茫的沙海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绿的世界！

大青沟由东西两条大沟组成，各长约二十多华里。两沟相互贯通呈“入”字形纵向南伸，奔向辽宁省彰武县境内。沟深百米，宽有二、三百米。临沟下望，郁郁葱葱，层林叠翠。远眺，紫烟缭绕，雾气沉沉，确有纱幕垂帘掩锦绣之势；俯视，幽谷深沉，不见其底，颇觉积翠重苍万壑深之感。

这条沟因为藏在沙漠深处，交通不便，人迹罕至，长期以来并未被人们注意。最近几年随着科学工作者相继前来考察、探索，并被列为国家重点珍贵森林资源保护区，霎时间，风传四海，名扬国内，便成为一个宝地。现在不少学者、专家和游客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观赏奇景，一年四季络绎不绝。人们身临其境，无不感叹，或诗兴大发，或啧啧赞美，极尽称道之能事。有人说它是从天而降的一片绿云，有人说它是浩瀚沙海的一叶扁舟，还有人说它是镶嵌在千里明沙上的一块翡翠宝石。众说纷纭，

不一而足。

我们顺阶而下，绿风迎面扑来，裹着一股浓郁的芳香气，令人心旷神怡。迂回在羊肠小道上，异树奇花擦身而过，粗壮挺实的曲柳，身布花纹的黄菠萝，白皮细滑的桦树，倚树攀缘的蛇藤，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来的珍贵树种，长得根深叶茂，千姿百态。我真纳闷：这些长白山的客人，大小兴安岭的游子，家居南方热带的流浪儿，它们怎么竟然来到这沙漠深沟中作客了呢！？我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们塞北边疆的干旱沙漠里，眼前居然出现了鲜红艳丽的花朵和娇柔妩媚的翠柳，呈现一幅江南绮丽的风光！听随行的林场同志介绍，大青沟简直就是一个生物的宝库。光说树，什么紫椴、黄榆、胡桃、椿、桃、李、五角枫、胡鲜柳、蒙古栎等不下百十来种。在树荫下，布满形状各异的奇花异草，据说什么党参、天麻、防风、贯众、草乌、香菇、银耳等中草药材，亦应有尽有。高高矮矮的树干上都架有鸟巢，鸟儿叽喳不停，此起彼伏，形成一曲优美的交响乐章。这儿栖居着云雀、芋鹭、红尾伯劳、黑枕黄鹂、黑尾腊嘴、棕头鸦雀、普回翠鸟、红角鸮、戴腥等二十多个稀有的鸟类。除了天上飞的，还有地上跑的，黄羊、狐狸、花鼠、水獭等动物经常出没，不时被人发现。

我们下到沟底，两岸虽非重岩叠嶂，但也都是陡壁立崖，隐天蔽日，看不到阳光。此刻正是夏秋交替季节，我们在外面沙漠上行走了一天，烈日曝晒，沙子烤，实在是煎热难熬。可是现在置身于大青沟底，却感到空气清新、湿润、凉爽，顿觉精神振奋。沟底由于周围沙漠的压力，几乎到处遍布泉眼，深藏在草丛和厚厚的一层腐蚀植物下边。它们涓滴汇流，汨汨成河，由西向东，日夜流淌而去。这条小河，穿桥过木，忽而潜入地下，忽而渗出地表，看去，玲珑剔透，清凉彻骨。据说河水夏凉，冬温，掬盛于壶内烧开沏茶，醇香可口，乃为滋补提神佳品。但我想，这水之重要远不在饮，大青沟所以草繁林茂，四季常青，倘若没

有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子来哺育和滋养它，那它就绝无可能长盛不衰，永葆青春。

人们不禁会发问：沙漠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条沟？为什么它又是这样的奇特？你看，南方的乔木，热带的花卉，稀有的草药，珍贵的禽兽，它们是从天上飞来的，还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令人百思难解，不得而知。多少人怀着好奇的心，远道到此一游，他们看不够大青沟婀娜秀丽的身姿，但同时也弄不清它神秘莫测的来由。对他们来说，大青沟始终是一个猜不透的“谜”。许多科学工作者们不惜千里，仆仆风尘，云涌而至。他们采撷标本，分析土壤，观测气象，试图找到各种科学根据，解开大青沟之“谜”。但是时至今日，还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说它是五十万年以前因地壳运动留下来的一条断裂带，后便形成此沟；还有一种说法，说它是古代河床，因河水改道，弃之成沟；末了一说，认定它是长白山的余脉，大概是由于地震的作用，把这个幼小的长白之子丢给科尔沁草原。看来各持根由，自圆其说，争论相持不下。但依我看，这些丝毫也不妨碍大青沟的存在，还是让我们饱尝这大青沟绮丽风光的同时，留给专家、学者和科学工作者们去继续考察和争鸣吧！

这儿流传着许多关于大青沟的美丽传说，有口头评书，也有民歌说唱。多少大青沟的传奇轶事，都伴着民间艺人们的马头琴、四弦琴的琴声不翼而飞。听护林老人说，昔日聪明美丽的菊莉玛与害人的恶棍们搏斗，她为了维护自己坚贞的爱情和自由，不幸被恶人的毒箭射死。恶人们不能占有活的菊莉玛，在她死后也要观赏一下她的美丽。然而不屈的美人把她的月貌花容一头扎进沙丘之中。在山崩巨裂的震响之中，她的满腔春华荡漾的碧血，冲出一条深沟。沃土得到碧血的浇灌，化做凌云千尺的树冠。菊莉玛思念爱人的千滴泪水，在沟底聚成呜咽的溪流。这样，她终于把自己的敌人困死在深沟里。我称赞这个神话传说所包含的抒情和哲理，那就是这个善良的秀女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和

她对丑恶的谴责和鞭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故事。我的朋友们听到这个故事，也许会在大青沟的绿径花影中去神游寻觅，我劝他们大可不必；但你只要在攀缘散步的时候，稍许咀嚼回味，便可领悟到这样的哲理，爱情的种子繁衍不绝，自由的火炬光照千秋。请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真理必然能战胜荒谬。

我们重又回到大青沟的北面沟头。伫立沟边望浮云，安得绿荫凌风翔。我再一次鸟瞰大青沟的全貌，林涛起伏，薄雾笼罩。看那绿色中间，五角枫叶开始变红，远远近近，由单一的绿色变成多种颜色的交织，五光十色，绚烂缤纷。大青沟显得更加妩媚多娇，壮观无比。这时，头顶上雁队自北而南飞过，我耳边仿佛听到那金秋姐姐姗姗而至的脚步声。

青沟万古存，今朝更好看。今天的大青沟已经列为国家重点珍贵森林资源保护区了。在它的周围，建立了护林站、采种站和森林研究所。近几年来，它吸引着全国四面八方的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土壤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纷纷前来这里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实际上，今天的大青沟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理想的天然实验室，它将对绿化祖国繁荣科学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哦，美丽的大青沟，谁不为你这生物宝库赞叹？谁不想借助于你这个天然窗口窥探一下生命的奥秘？多少人为你的美丽而流连往返，作画赋诗；多少科学家在你身边追求“邃密群科”，为你寻根找据，回答一个新的哥德巴赫猜想，解开历史遗留的千古之“谜”！你的奇特，你的身影，你的传说，竟有那么大的魅力！正因为这样，你的由来和存在，确实使人们感到骄傲。

（原载《实践》1984年21期）

麦饭石传奇

麦饭石，世人跟它久违多年了，差不多有半个多世纪。当人类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门槛的时候，它突然间以神奇奥妙的姿态，闯进现代人的生活领域里。令人惊愕、遐想，又那么不可思议。

我几乎查遍案头堆放的所有辞典、字典之类的工具书籍，说什么也查不到麦饭石这个名字。麦饭石，随着失去的漫长岁月，承受无情风雨的摧剥，历尽世事的沧桑，被人们由熟悉到疏远，由陌生到遗忘，最后被历史完全抛弃了。但是按照物质不灭的永恒定律，它仍然活在这个世上，在荒僻荒野里喘息着、生存着。记得韩愈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麦饭石不比木鱼石。据说木鱼石会说话，而麦饭石性则沉默。它假如也有木鱼石那般激动的感情，说不定也会控诉在人世间所受到的压抑和不公正。今天，它从丢失的世界重又回到人间，当看到人们对它面面相觑的表情时，显得多么尽日忘旧，洋洋得意。这还不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吗！？

的确，麦饭石的传说，距离我们相当相当遥远。

就说它的形成吧，那是在几亿年或十几亿年前的事。现代科学家们往往引用火山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火山，地下熔融岩浆因压力及其它外界变化而穿透喷射，或愤怒溢出地表，或沉默仍在地层下边运行。可以想象当着火山爆发喷射之际的壮观情景，山呼海啸，巨风闪电、地覆天翻……，不用说，这一切在刹那间会给世上的生灵或地貌带来多么大的威胁和不幸。当石破惊天终止

过后，壮观就会变成安谧。谁会想到，威力无穷的气体，竟会妙不可言地钻进石髓里面去，石火光中寄此身，妙化金、银、铜、铁、锡!!!我想，这麦饭石，大概也是应运而生，不管它是喷射而出，还是潜运而成，就象似孙猴子经过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熔炼过一样，火山爆发、火成岩体定是它生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接着，我思想的野马，又去与神农並辔而行，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齐寻找“本草”，意外地巧遇上李时珍。好哇！他们普渡众生，济世人间，不仅能从草、木、虫、谷里拾药以治疾患，还能在云林石谱中尝髓炼怡提取膏丹。我国古代医学家李时珍是一位重实践、立革新的伟人，他把一生的大半天时间用于深入民间、上山采药、修著《本草纲目》上。现在，仅有这部历史文献还记载着麦饭石光辉的名字和不朽的功勋。李时珍断定麦饭石是药石，它“性味甘温无毒，主治一切痈疽发背”。不要忘记，这事刚好发生在十五世纪初。李时珍在生命坎坷的旅途上，胸襟高远，他博采众说，慧眼真识，以身试药，大胆索索。李时珍不仅在击石中看到了火光，他还从美疾里找到了能治疾瘤的宝石。这是他对人类所做的一大特殊贡献。我们的眼前，仿佛重现这位饱经风霜、两鬓银丝的老人，立于山巅之上，手托闪光的药石，看到他那开颜狂喜的神情，听到他那回荡山谷的惊叹！他的惊叹和欣悦不仅使他自己获得欢乐和籍慰，也给间间的痛苦带来热情和希望。

啊，麦饭石，握如饭团，金光闪闪。人们曾经把你看成是高之过金浆玉醴，胜之过仙丹灵药。你以那般神奇的功能，一时风靡人间，吸引着多少世间匆匆过客为之神秘倾倒，但是在那个风雨飘摇民生多艰的年月，这种药石只能是少数有心人手上的传世秘方，不可能为社会众生所广泛应用。

现在，终于发现了一个关于麦饭石的传说。说的是山里人吕子华，按照《本草纲目》用麦饭石研制成膏给人治疗痈疽，每天登门求医者不计其数。有些鱼肉人民的老财恶棍患有痈疽，也差

人前去索讨。吕子华为人耿直，侠骨义气，对这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人，拒之不献方药。后来，有的仗权强讨，有的重金收买，吕子华拒荣绝财，守宝不传。这样，他就怒犯了权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竟以“研石行骗”的罪名被押上断头台。从此，官府贴出告示说有谁再用麦饭石治疾者，必将以吕示法。郎中医生们闻之无不谈石变色，为免遭杀身之祸计，概以拒用。至此，人们饮血含泪告别了麦饭石，它在忍怒含悲中过上了隐退生活。久而久之，后医知其名，无其药；或知其药，不识其石，麦饭石与人世间就这样中断了奇缘。

俱往矣！人情翻覆似波澜，眨眼逝去五百年。

麦饭石没有在善与恶的纷争之间兰艾同焚，也不因戴罪人间而玉殒香消。这块常生不灭金光闪烁的宝石，一旦抖掉历史蒙给它身上的尘埃，便发出奇异无比的光彩。

别看麦饭石距离我们的历史那么遥远，然而，它的顽强不屈的存在却离我们很近很近。

春光是不关不住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人类智慧的春天。科学火焰之光将会把一切国度和角落照亮。

一个偶然的机，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在他的日本朋友家里做客，在友好的邻邦，意外地寻到了麦饭石的足迹，惊奇地发现它在现代人生活中所扮演的神奇而活跃的角色。殷勤好客的主人给他奉上一杯沁人心脾、清彻透明的麦饭石矿泉水。

主人同他从中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谈到今天日本对麦饭石的妙用。饮之水，利尿、健胃、强身；浴之水，洁肤、除劳、健美；以其制药，可治诸多棘手难医的慢性疾病；以其造食，甘美味香，除毒保鲜……真是神乎其神，妙不可言。

科学家的面前，堆放着麦饭石的样品，啊，如拳头，如鸡卵，如桃核，如柿饼……有的黑白相间，有的黄白相间，金光闪烁，状如饭团。他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乎，仰羨、赞美、激动！他从奇异奥妙的宝石身上，领悟到忘言之境和无言之美，妙

哉！

日本朋友感慨地说：“你相信吗？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石头，使令山水变美，庄稼变青，花草变香，姑娘变俊，老人变得长寿……可惜呀，这种宝石出现在你们中国，发现它的奥秘的人，是你们的明代人！”啊，美丽的中国，古老的文明，就象这麦饭石一样将永葆自己的青春。多使我羡慕和向往啊！

我们的科学家带回了麦饭石的信息，也带回了麦饭石神奇科学价值。很快地，我们就在辽阔而美丽的科尔沁草原上，发现了我们祖先失去的瑰宝——世界上稀有的麦饭石！

显然这里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个角落，一个僻静的世界，或者说它现在还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封闭社会”！

说来也挺有趣。当代世界已经进入电子、火箭、卫星等科学发达的年代，然而居住在这个偏僻山沟里的人们还没听到过火车鸣笛声、更没看到过高楼大厦，以及人潮和车流！如果说，这里的人直到现在还“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自然是文学家们的过份夸张。但是只要你涉步其径，多少也会领略点发古之幽情，似乎无意之中误入桃花源中，真有那么一种罗曼蒂克的色调。

这里是科尔沁西南部的浅山区，南北纵横斜卧一条努鲁尔虎山脉。在它伸向东北的一个小小支脉上突起四个均匀的小小山包，总共也不到五百米长。蓝天之下、山峦之上弥漫着一层淡蓝色的轻雾，那么柔和，那么富有诗意。当地老百姓更会形容，说那是祥云笼罩，一块风水宝地。

我步入其境，亲瞰其景，确也不差。这几座小小山包，没有嶙峋的怪石，也没有遮荫的树木，它象似母亲袒胸仰卧于大地，把高耸的乳房伸给心爱的孩子自由地吸吮。她的皮肤粗糙，那是因为经过寒霜曝晒、雨淋风吹的折磨。身上复盖着一层层松散的砂粒，有块状的，也有散状的，杂乱无章，洋洋洒洒，刚好象是庄园里的尚未尽收的打谷场。

紧挨着麦饭石山的两侧，有一条约十五米宽、五百米长的小

山沟，象似龙盘虎卧。小沟被两条山脉夹在中间，与山上情景迥然不同，林木葱葱，流水潺潺，空气新鲜，景色标致。这条沟里头，有一个小屯子，名叫石场洼，六户张姓人家，分散地独立地住在沟沟坎坎上。

据说，六户原本一家人，都姓张，由祖辈携带老小迁此沟中定居，已经繁衍了八代人。山民们以铲磨锄碾、锻造石头和耕耘农田谋生。后来渐渐养儿育女多了，一个大的家族开始解体，发展到现在的六户人家，共有四十八口人，其中男二十五人，女二十三人。

我们荣幸地还能见到立屯人之一张廷林老人。乍见面，看他青发红颜，神采奕奕，充其量不过五十岁上下的人。可是经上前盘问，老人笑呵呵地说他早已是年逾古稀之人了。有人劈头问他：“您为何不显老呢？”老人为难地说：“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我们山沟里长大的人，经老啊！八十老翁颜色红，九十老婆发仍青。”经张廷林老人介绍说，石场洼从立屯至今，已有八十七年历史，平均人的寿命达到八十三点三岁。至今六户人家全都五世同堂，共享天伦之乐。以他家为例，祖父张连科活到九十四岁，父亲张跃活到八十九岁，母亲周氏活到八十五岁。他婶子，还健在。现年八十八岁，还是耳不聋，眼不花，思路敏捷，记忆清晰。

玩味文字的人们，出于猎奇之心或论证之需，总好刨根问底。他们追寻石场洼人的历史，盘查这里人的长寿秘诀。山里人同这些秀才们讲话，犯难找不到令其满意的言词，而秀才们并不苛求什么惊人的语句。他们极善于从群众朴实的表情上捕捉到能够打开他们智慧大门的金钥匙。

“你要叫我们说嘛，就是这儿水土好，空气新，人才长寿。”这是从忠厚诚实的山里人嘴里掏出一道闪光的警句。他们所讲的水土、空气一说，完全能够成立的。因为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条件。但这里人把水土下面加个“好”字，空气下面加个